

人生百味

她此刻的重量，是十斤。
从妻子手中接过襁褓的那一刻，这十斤的重量落在掌心，沉得真切。十斤，等于一袋5公斤装的大米，或两瓶2.5升的矿泉水。可当她安稳卧进臂弯，所有世俗的重量换算瞬间失效。这不是可以量化的负重。杠铃压腕，是铁与汗水的博弈，咬牙托举，争的是战胜外物的快意；搬书登楼，是待卸下的累赘，心里只盼尽快落地。而怀中的她全然不同，像一团新揉的面，柔软温热，分量却扎扎实实。这份重量仿佛会慢慢渗透，一寸寸沉进骨血。不敢收臂太紧，又片刻不敢松手，唯恐她滑落。整颗心，就这样悬在这十斤之上，轻轻晃荡。

猫与小狗也是柔软的。猫的软带着慵懒，小狗的软满是亲昵。可她身上的软，藏着初生生命脆嫩的生机，如同春日破土的新芽，如同蛋壳未褪尽的细绒。抱着她，能触摸到她体内尚未长固的骨骼，一节一节，宛如新抽的春笋。小小的脑袋斜倚在肘弯，下巴轻搭在我的前臂。忽而浅浅一笑，忽而蹙眉，偶尔打出一声清亮的嗝。这些转瞬即逝的细微神情，无意识的绵软扭动，全都借着这十斤的重量，缓缓传递到我的身上。

说来惭愧，在此之前，我对她并无真切的牵绊。

她出生那日，我守在产房门外，听见一声啼哭，护士开门告知母女平安。走入产房，见妻子汗流满面，脸色苍白。襁褓里的她闭着双眼，小嘴一张一合，好似一尾搁浅的小鱼。我俯身凝视，内心一片空茫，谈不

上狂喜，亦无失落。住院那几日，我奔波于办理手续、采买产妇用品、对接医生，忙得脚不沾地。可每次回到病房看向襁褓，总像旁观别人家的孩子。我仔细比对保险条款，逐条研读奶粉配方，翻阅育儿文章学习睡眠引导。旁人看我事事上心，只有我自知，这份忙碌一半出于责任，一半出于为人父的惯性。世人所说排山倒海的父爱，彼时，我并未体会分毫。

直到阔别一月，休假回家。
视频里的她，似在慢慢长大，又仿佛一成不变。可当真实抱入怀中，感受全然不同。她比屏幕里更小、更软，也更为沉实。小脑袋靠在我的肩头，温热湿润的呼吸拂过脖颈，像一只温顺的幼兽。我抱着她在屋内缓步走动，她安静下来，小手紧紧攥住我的衣领。那一刻，胸口某处的土地，被春雨浸润，悄然舒展。

我想，人们口中那座“父爱之山”，便是从这一刻，开始生长。

我们从小写作文，总爱写“父爱如山”，仿佛父亲天生沉默厚重，岿然不动。如今我才懂得，对我来说，父爱并非与生俱来。母爱依托十月怀胎，借由胎动、心跳，早早与孩子血肉相连；父爱却是后知后觉，在一次次怀抱里慢慢成形。是她突然的打嗝，是小手攥

紧我的指尖，是夜半啼哭时，我惺忪起身冲泡奶粉。点滴之间，这份情感从心底生发，如树木扎根、抽枝，而后慢慢舒展枝叶。你说不清它萌发于哪一个瞬间，待察觉时，早已在心底扎根伫立。

我抱着她立在窗前。窗外，冬日的天色灰蒙蒙的一片，她的体温透过薄棉袄，一点点熨烫我的胸膛。我忽然忆起幼时父亲抱我的模样。他的臂膀坚硬如铁，抱着我时却万般谨慎，步履沉稳缓慢，仿佛怀中捧着一件易碎珍宝。当年的我，大概也是这般，十斤上下。只是那时年少，从未问过，抱着我的他，心底是何种感受。

此刻怀中十斤的重量，沉甸甸地压在臂弯。我找不到精准的词语描摹这份感受。它比爱更具象，比依恋更沉静，比保护欲更加绵长。是一种笨拙、难以言说的情愫，我只能用“沉甸甸”三个字勉强概括。人世间最深沉的情感，本就有许多，无法诉诸言语。

十斤，这是她当下的重量。而我深知，这座属于我的小小的山，已然悄然生长。这山不巍峨，不张扬，由无数平凡细碎的陪伴垒砌而成。一代人托举起一代人，父辈当年托举我，如今我怀抱着新生的希望。这十斤的重量，是生命的接力，亦是无声的传承。



骏马奔腾

两个走动的背影

郑朝生（广东）

半夜三更，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亮公在屋外喊：“坤！坤！”那声音瓮声瓮气的，像从一口老瓮里闷出来，带着不容分说的急迫。父亲摸黑擦亮一根火柴，煤油灯“噗”地吐出一团暖黄，屋子才从沉沉暗夜里浮出来。他在偏屋走廊扛起锄头，亮公的手电在门外晃了晃，两道影子一前一后，向着田野，融进茫茫夜色。

那时的乡村，农事的命脉全攥在水上。每到夏天，秧苗刚栽下，干旱便接踵而至。我们村的田地——六口、南斗、石母砾，名字里都藏着干渴。田土常常开裂，碎成一块块硬邦邦的土瓦。好不容易引来一脉流水，各家要轮流接水。轮到自家时若是稍有耽搁，下游人家便会截走水源。守水，成了夏夜最寻常的事。白天等不到，只能半夜出门。亮公家的田地与我家的田地相邻，叔侄结伴，夜里相互招呼着。

两人同行，方能抵御夜路的恐惧。要翻过村东的顶头岭，山形圆鼓鼓的，像倒扣在地上的馒头。岭那边便是符宅村，海风穿林而过，呜呜咽咽。岭上长满马尾松，白日里满目苍翠，入夜之后，枝叶如同无数伸来的爪。山路两旁散落着新旧坟茔，高低错落。年少的我总难以想象，父亲和亮公，是如何踏着夜色，从容跨过这片山岭，奔赴田里守护秧苗。

翻下山岭就是六口、南斗、石母砾。新翻的泥土混着青苗淡淡的清香。半轮残月西垂，溪水叮咚流淌，在寂静的旷野里轻轻回响。

有一回，父亲起身的响动惊醒了我。我揉着惺忪睡眠拽住他的衣袖：“爸爸，我也要去。”我心里满是遐想：夜里游鱼拨开水草，倦鸟在林间低鸣，远山藏着白日看不见的秘密。

“不行！”父亲的回答干脆决绝，一盆冷水浇灭了我的好奇心。那时年纪尚幼，读不懂他眼神里藏着的忧虑。多年以后才明白，那里面，是山路凶险，是缺水的焦灼，是土地谋生的万般艰难。

岁月流转，再回故乡，眼前景象早已全然焕新。曾经需要摸黑翻岭、半夜守水的田地，如今沟渠管网纵横相连，灌溉水泵、节水设施遍布田间。再也不用熬夜轮班守水，拧开阀门，清水便能顺着管道直达每一块稻田。昔日的顶头岭，如今草木修整，坑洼的山路修成平整的水泥道，通了路灯。夜色降临，田野间不再只有煤油灯微弱的光点，村庄亮起连片路灯，产业园、新民居错落排布。

当年那两道踏着夜色奔赴田亩的背影，定格在旧时光里。父辈们在黑夜里翻山守水，是为了守住一田禾苗，求一季温饱。而如今新农村建设落地，水利通达，道路通畅，农田实现现代化管护。不必再凭人力熬夜争水，不必在阴森山路上冒险夜行。

两代人，同一片田野，却是截然不同的光景。当年的艰难求索，换来了今天乡村的安稳富足。每当深夜想起那两道远去的背影，我便懂得：时代向前，一代代人的辛劳与期盼，终在这片土地上开出新花。

秋天清凉，虫鸣清欢。时光流转，草虫们在野、在堂，怡然鸣唱。虫鸣一声接一声，像在点数日子。那“啾”声，是今生的呵护，也是来生的盟约。

饮了甘露，沐了晨霜，时辰一到，它们就伏下身，融入泥土，坦然得像合上一本书。

秋夜寂寂，墙根下响起虫鸣。那是草虫的梦，它们比人活得明白。

揪

春华秋实，能捉住秋的是“揪”。秋天里，时间用倒叙手法运行。

秋桐故叶下，寒露新雁飞。落叶是故叶，时光回溯到过去。没人推，没人拉，哪里是离别，分明是一个故人往回赶路：从枝头回到土里，从黄回到绿，从叶回到芽……就这样倒退着走过来，走回去。

这就是秋最揪人之处，在衰亡里孕育新生，从明天挥手昨天，继往开来。人生忽如寄，莫过于此。儿女是父母的枝叶，父母是儿女的树干，父析子荷，一起谱写生命的跌宕与离合，生生不息。

这些秋天的偏旁，并不曾偏离秋天。该瞅的瞅，该愁的愁，该啾的啾，该揪的揪。它们一起，勾勒出秋天的形神，影子一样跟着你。

锦里诗苑

时代的接力（组诗）

朱先贵（安徽）

年轮

七十七道年轮，缠在大地的手腕
时光不是流水，是一双手
一代接一代，上升
旧的辙印还留在路基
新的脚步，已经踏上新程

岁月叠起，不是重复
是把微光，一层层堆成河山

天

七十七天
他翻看前辈留下的笔记
字里藏着未曾褪色的担当
键盘代替旧机床，屏幕亮成新窗
试错，请教，一点点跟上节奏
年轻的手，接过传承的接力
试着在时代的稿纸上落笔

小时

七十七小时，灯火不肯休息
管线缠绕，难题堆在案头
汗水砸在地面，转瞬蒸发
一群人并肩抵住压力
把堵死的环节慢慢疏通
短暂的鏖战，不追求掌声
只为守住一份约定，守住岗位

同龄勋章

他
工装洗得发白，掌心磨出老茧
萤是一枚勋章
当年拧紧的每一颗螺丝
都在支撑今天的骨架
他很少说大话
只把半生，钉进这片土地

山河接力

一条无形的纽带
老者夯土，新人栽苗
有人用一生耕耘，有人用日夜攻坚
有人带着青泥，刚刚登场

不同年纪，不同的战场
却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行
一代代人接力
把平凡日子，垒成家国模样

大海（组诗）

陈赟平（甘肃）

如果这个世界有可能
我就把深夜的蓝天
倒扣成汪洋的大海

满天的星星
就是大海里
一条条游戏的小金鱼

如果这个世界还有可能
我便是那拓荒者
以热忱与卓绝的智慧
化作星辰，也化作游鱼

光芒可期，理想可栖
大海和蓝天彼此呼应
心藏辽阔，自有长风

如果

如果蓝天是海
白云就是海里漂浮翻卷的鱼
如果大地是海
土豆就是海水冲上岸的珍宝
如果田野是海
玉米就是照亮游船航行的灯光

如果思想是海
我就是海平线一跃而升的朝阳

星星

我试图从深夜的天井
打捞最亮的那颗

是我的眼睛吗
在深邃中一闪一闪
把心灵的光亮投向远方

是我的言语吗
脚踩着大地
把真心实意表达在天空的稿笺上

是我的心跳吗
在秋天的怀抱动了又动
倾听天高地远的秘密

秋天打磨一首诗

我以枝柯为笔，以大地为纸
借秋风的腕力，饱蘸露珠和阳光
怀抱云帕和秋实
从清晨到夜晚打磨一首诗歌

我先用一整天打磨一句诗
再用一整周打磨一节诗
再用一整月打磨一首诗

让它字字珠玑，句句真金
让它坚不可摧，直击心扉
让它的分量足以与秋天相比

玉米

以站立的姿势守望秋田
露出金牙玉齿，向天空直立

田野举起收获的令牌
金灿灿、白亮亮的玉米
被一个个请回村庄

它们颗粒饱满、熟稔
挂在老屋墙头
伴着岁月的风声
兀自摇响，如村庄的铃铛

秋天，听一首歌（组诗）

龙润莉（四川）

夏天的花，在这个时候结果
音乐的翅膀拍出风的涟漪
秋天晾干季节的秘密
城市路上，行走着一万个理由

网约车司机的脸上
堆叠着惊诧！他不懂二十多年
生命的曲调如何成熟
他不懂山一样的诺言是牵牛花
含着露水也吐不出芬芳

从北到南，鸿雁
为芦苇荡的燕子擦身而过
等待的人已不在月桂树下
曾经的曾经还搁置在曾经
秋香编排的结局
还是原来的秋

太阳照常升起

太阳从龙泉山蹦出
跳在玻璃上，追赶的车速
被一抹温暖照耀
全都柔和下来了

车水马龙，城市的情景画
一些故事开始构思
阳光在虚幻的笔触下摇曳
绘出至高的立体浪漫

早行人在高楼林立间
用拥挤定格包子铺的热情
《天边》的歌声，天边的美妙
也在绕城高速上，萦绕

去山顶，和一曲

点灯的旁观者
把那首曲子的身影拉长，再拉长
山顶的月，望着风
秋夜的星星遗落在云海里

轻轻取出陶笛，或者箫
应和《梁祝》的节奏
让蒲公英飞来的种子破土

有些音符钝下来了
另一种决绝响起，纯真无垢
化蝶循律而上，飞向天际

炊烟下的山河

钟开利（四川）

看着水中沉静的眼眸
你想寻到什么，俯身凝视
沉入岁月漫开的寂然

透亮的鱼眼，不分白昼晨昏
缓缓舒展的躯体覆满鳞光
剪刀似的鱼尾，划破水面
静默流淌，河水以温柔的舌
轻吻摇摆的鱼尾与嫩绿水藻
童年的欢笑，是老柳树下的捉迷藏

炊烟下的小河，留存在记忆中
哪怕一瞬，也足够让河水浸润黄昏
一朵柁子花自上游漂来，落在我你之间

抬头远望，落日余晖
山河浸染霞光，歌声欲起未歇
晚风携着万家炊烟，漫过故土
一脉安宁，是盛世人间

祖国，我在一株稻穗里看见了你

禾未黄（江苏）

看见你藏在丰收里的微笑
看见你躬身，拥住沉甸甸的稻穗
看见满载谷香的车辆缓缓驶来
看见大地起舞，共赴这场欢庆
看见你携着烟火，奔赴人间
肩头驮着山川，驮着秋光里的田野

你向我们走来
向蓬勃崛起的城郭
向欣欣振兴的乡野
步履坚定地走来
任凭风雨漫卷
任凭霜雪飘落
到头来化作沃土，装点辽阔大地

祖国啊，此刻
我在一株稻穗里看见你
看见你滋养万千儿女
抖落鬓边霜华
予人间绵长暖意
我们便无所畏惧
在金黄垂首的稻穗间
寻到了家

孙嘉兆（河北）

我渐渐记不清，这里当年满是鲜活光彩的模样。
一把旧吉他静静靠在屋角，午后的阳光从窗帘缝缓缓滴入，落在蒙着薄尘的琴上。儿时弹过的曲目早已模糊在岁月里，我轻轻抱起吉他，试着回想为数不多的熟悉音调，指尖缓缓拨动琴弦，细碎灰尘随着琴音轻轻飘落。心底熟悉的旋律缓缓响起：年少的我坐在温暖的阳光里，吉他洁净无尘，琴声悠然流淌，阳光温柔地裹住小小的身影，又缓缓漫向远方。一曲终了，我回过神，房间里余音回荡。并不是彻底遗忘，而是岁月将那些美好慢慢沉淀。电视机前翘首以盼的期待，和伙伴们迎着晚风奔跑过的盛夏，那份不加修饰的天真，都妥帖收藏在记忆深处。蝉鸣随四季轮转，一到夏日便如约响起，那段清脆的鸣唱，也在心底久久回响；童话虽随着长大慢慢淡出日常，可每当回望，回忆依旧会把它温柔重读。

我携着童年留下的暖意重返故地，磕磕绊绊的零散记忆，轻轻带我重回那个热烈的夏天：园丁园旁的湖泊依旧安静，偶尔投入的石子会在水面漾开层层涟漪；课间的栅栏旁，依旧飘着少年喧闹的笑语；广场的象棋桌边，还放着孩子们分享的简单零食；滑梯上依旧有追逐嬉闹的孩童，楼房的角落依旧藏着捉迷藏的欢声。我逐一走过童年熟悉的每一处地方，驻足凝望，眼前孩童依旧奔跑欢笑。时光更迭，新的少年接续这份鲜活，我由衷地为他们祝福。

再和旧日伙伴重逢，岁月悄然改变了我们的容颜。我们并肩坐在长椅上，一同细数旧日时光，看着眼前嬉戏的孩童，相视一笑。这笑容，既是久别重逢的欢喜，也是对青春岁月温柔的道别。

成长自有属于它的重量，但童年从不会被成长压在时光之下。岁月沉淀记忆，我时常拾起，重温当年的美好。从前的时光不必苦苦挽留，那些童年见过的风景，早已化作心底的力量，一路伴我前行。

午后阳光总会如约而至，落在身上，依旧饱含温柔。年少时，我们拥有纯粹自在的欢喜；长大之后，我们才读懂这份自由的珍贵。那段无忧岁月教会我欢笑与赤诚，也让我看见生命本身的美好。回忆不必刻意追寻，阳光依旧明媚烂漫。恍惚间，我看见一个孩童立于光影之间，那是年少的自己。我每向前成长一分，便是带着这份童年的光亮，去往更辽阔的世界。

我将吉他轻轻放回原处。当年那曲少年弹唱的歌，我听懂了，也珍藏于心。余音萦绕在这片故土，诉说绵长怀念。我慢慢懂得：懵懂天真，是童年赠予我们的入场券。凭着这张券，我们曾走进生命最初的澄澈。愿这份留存的纯粹，永远守望这片土地的热忱。

时光冲淡了许多细节，却磨灭不掉心底的暖意。不必强求彻底遗忘，那些美好始终在记忆里静静安放。岁月漫长，我依旧心怀期许，童年是一生难求的美好，不必重返原地，这份温暖永远不会消散。

秋韵四叠

葛亚夫（安徽）

静静对望，无声之间，是生命代代嬗递。

最是秋风管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秋由心生，“愁”随心转。

中秋是时光的驿站。月亮如约而至，满月之下，多少望眼翘首！星星般的身影，露珠般的心事，跟着秋风行色匆匆。人间的团圆，尚未像月亮那样谨守承诺。过了中秋，重阳就快了。登高望远，远在天边，也在心头。愁由心生，瞅了又瞅，愁便挥之不去。其实，人的清愁不外乎悲欢离合，苏轼看得通透，才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草木也愁，会“行迈靡靡”“中心摇摇”“中心如醉”。这是人之情，亦是黍离之悲。“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草不能言，人不能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次远行，那么秋之“离愁”，也指向回归故里。落叶归根，这个词多好，就像一个游子回到自己的家乡。

秋天里，草虫们已经“啾”声不已。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225 期